

孤山之巅，往事随烟

管继平

天下名山，人无不好其高、矜其险、贪其奇、慕其雄的，似乎非如此则不能攀之而后快也。因为在有些人眼里，山若无险无雄奇，即便征服了，又有啥稀奇？此好比善饮者从不会以喝低度酒为乐似的。不过，凡事也有例外，在笔者的眼里却有一山，论海拔仅区区38米，还不及寒舍楼层之高，论雄奇险绝，则一概全无。然而，它却以深厚的历史积淀、纷繁的人文景观、绝佳的地理方位以及渊雅的金石书画，牢牢占据我的心，那便是西湖的孤山。

早在唐宋时孤山就已经享有盛名，不过儿时读白居易的诗，“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虽琅琅上口，但全不往心里去，所以对那句“最爱湖东行不足”，自然是毫无切身体会的。然而真正让我喜欢上孤山并为之“行不足”的还是西泠印社。一百余年前，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四位印家避暑孤山，遂发起创建一研究金石篆刻的同人团体，“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因山脚下有西泠桥，故名为西泠印社。可这个“冷”字，常有人误以为“冷”。据说曾有一高官领导在众人簇拥下参观西泠印社，于此人文胜地，自然也免不了题字风雅一番。随着笔墨伺候，此君也不推辞，

盖因早已拟好佳句，只见其欣然命笔，挥毫题下8个大字：“孤山不孤，西泠不冷。”

想想也对，孤山人杰地灵，胜景无数，六一泉、放鹤亭、西湖天下景、西泠印社等，何以谓“孤”？再者，那天春风和煦，晴日高照，游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又何以谓“冷”？尴尬的倒是身旁面面相觑的陪同，面对神情得意的领导，叫好不也是，不叫好不也是。虽说只是差了一点，但这一点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补上去的。

我第一次攀孤山、谒西泠，大约在20多年前吧。那时我正醉心于印章篆刻，所以那天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将孤山的前前后后，西泠印社的上上下下都浏览一遍。触抚前贤留下的摩崖石刻，吟咏楼台亭阁的绝妙佳联，真是饶有兴味，乐而忘返。小坐于孤山之巅的四照阁，此阁四面临窗，可尽观里外西湖之秀色。泡一壶龙井，与三两知己坐拥湖光山色，神聊天南海北，也可谓“虽南面王不易也”。记得四照阁门上的一副对联也写得好：“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

四照阁的对面乃华严经塔，是西泠印社的最高点。塔下有一闲泉的崖壁上，刻有钟以敬篆题的“西泠印社”四个大字。说

来有趣，初游西泠时，我便在此标志性的景前留了一张影，照片出来后，效果似有超水准的发挥，画面上的我倚在一颗树前，浓发粗眉，风华正茂，即使不能算是偶得风流吧，但至少也是青春潇洒的。为此我颇得意，还专门刻了一方印“西泠归来”，钤于照片的背面，以志纪念。

此后，我也曾多次造访孤山，涉足西泠，每每于此，想起那张“经典”摄影，总未免技痒，故常常于那棵不知名的老树前，再次留照。渐渐地，我从无意识变成了有意识，20年来，人家是“花前月下”，而我则是“树前塔下”，不知不觉地已留下八九张影了。年初，当多年未去杭州的我，又一次来到孤山之巅，寻访塔下的那棵大树时，却不料已不见树之芳踪矣。我忍不住问了四照阁里的服务员，那位阿姨轻描淡写地说道：“枯塌了喂，搬塌了喂！”

“老树不知何处去，游人依旧笑春风”，我惘然若失。回家后翻出那八九张相片，果然隐约发现，那棵树原先就不太枝繁叶茂，后又逐渐发黄而变白，呈了干枯状。往事如烟。转而看看自己何尝不也如此，从最先的“风华正茂”慢慢也成了齿疏发稀之老夫一个了。正翻阅入神，女儿此时贸然闯入，忽然指着那第一张“浓发粗眉”的相片发问：“爸爸，爸爸，这个啥人？”

呵呵，我不禁哑然失笑，想起《世说新语》中“桓公北征”时感慨的那一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诚哉斯言也。

旅途寻古

蒋近朱

一路前行，不断有店小二拦路揽客，要不是刚填饱肚子，也坐下加入这大排档狂欢了。不知走了多远，灯火渐暗似已到路尽头，没想河流突然拐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继续沿河走，经过青龙洞再往前，终于看到祝圣桥了！彩灯变幻，桥身在红、绿、蓝、紫五彩灯光下不停变色，令人眼花缭乱。信步上桥，迎面一座古亭赫然矗立，三层重檐八角尖顶结构，这就是传说中的魁星阁，当地百姓又称其为状元楼。祝圣桥头，山脚有藏经楼，不远处是万寿宫，可惜时已入夜大门紧闭。友人所发照片中四方井巷等古街巷，我们也没见到，时已太晚，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告别镇远，无奈留憾。

访青岩古镇那天，下着小雨，时间又紧，走马观花草草而过，导游说都商业化了，没啥看头。满眼大红灯笼高高挂，街巷两边皆商铺，多少古城古镇都大同小异，着实叫人兴趣索然。伙伴们走了一段都已回头，我不甘心，加快脚步一直冲至古镇北门，才看到原汁原味的青砖雕花墙和气势不凡的北门城楼，稍慰我心。

大同古镇，算是古镇商业化大潮中少有一股清流，古旧的吊脚楼，窄窄的石板路，随意挂在窗外墙上的蓑衣斗笠竹筐

篓，悠闲坐在门口看街景的老人……让人自然想起木心的《从前慢》。最难忘那位穿着红蓝格子衣上衣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坐在家门口破旧的藤椅上，几乎每个路过的游客都被吸引驻足拍摄。老人一手托腮，手臂靠在用蓝黑两色旧布缠绕的藤椅扶手上，神态安详，任游客拿手机对着她横拍竖拍，始终坦然自若不动声色，嘴里不时轻声喃喃“我90岁了……”。老人慈祥沉静从容淡定的样子，很像我外婆。

贵州游最后一个古镇丙安，以横跨赤水河的铁索桥为鲜明标志，桥头有石碑，“丙安红军渡口”几个大字鲜红醒目。这是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地方，红一军团第二师和师团部曾在丙安扎营，现在镇内还留有红一军团陈列馆；铁索桥上，石板路旁，随处可见红旗招展，上书“红军第一军团”字样；镇内砖墙上，还留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大字标语……丙安古镇，以其无声的朴素语言，向每一个来访者讲述着昨天的故事。



童年故事

杨兵 摄

華亭風

李传轱 书

藏在腊肉里的乡愁

陆明华

进入腊月，又到了做腊肉的时节。对于身处异乡的我来讲，腊肉就是家的味道，是乡村的味道，是过年的味道。这时，农家小院从早到晚弥漫着松枝柴火，腊肉的烟火味儿，行走在这样的味道里，总让人心中漾起一股暖融融的情愫。

飘香的腊肉和故土，亲情糅合在一起，总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温馨和酣醉。在我的记忆里，乡村的年是香郁的。我的家乡过去有个传统习惯，每到冬月，农家都要杀上一头猪，然后家家户户忙着腌制腊肉。农家院落里便接连不断地听到猪的嚎叫声，开始杀年猪了。上村下寨都不时传来声嘶力竭的猪叫声，此起彼伏，划破黎明的晨空。这嚎叫声不是什么噪声，仿佛就是一首高音乐曲，逗得人们幸福陶醉。宰猪好后，父亲便把过年吃的猪肉捺出来，剩下的五花肉便切成长条，抹上盐、花椒等，然后便放入缸中腌渍。腌上三到四天，打开腌缸，可见肉色稍微变暗，盐已融化，肉渗着湿湿的盐水。用铁丝或绳子穿上，一片片挂到通风的地方，如此晾晒四五天，就可以熏了。

老家山里柏树尤多，熏制腊肉几乎都用柏丫枝，仿佛记得听村里老人说过，柏丫熏的肉更好吃。因此腊肉最关键的环节是熏制。将晾晒好的腊肉放入铁皮桶，用纸壳等覆盖。灶里先用干柴点火，随后把生柏丫盖在上面，让烟缓缓上升，再不时地往灶里撒些平时准备的橘子皮、花生壳、核桃壳、锯末面这些物料，让烟环绕腌腊肉、香肠等。随着这烟气的升腾、蒸融，这历经春夏秋冬的树叶、果皮、外壳的气息，都融进了冬日倍加温暖的火堆里，见缝插针地挤进腌肉的身体，让肉镀上了四季的气息。

熏好的腊肉洗刷干净，去了烟火色之后，出落得皮黄亮，肉深红。或蒸或煮。熟了，切片装盘上桌即是一道美味。切成薄片炒一次更好，加青椒或蒜苗皆可。特别加一点豉豆，那与腊肉是绝配！青叶可用，不宜多。现在回想起来，一家人在一起团年，炒腊肉上菜，先闻见腊香飘来，再看到肉片肥的雪白微卷，瘦的暗着酒红，蒜苗翠绿油亮，吃起来满口生香，真是色香味俱全。

寒冬腊月，在每家每户的火塘子上方，都挂满了一串串的腊肉，那是家乡腊月里的最为独特的风景。当人们走亲戚串门时，进出都要抬头看一看，挂着的腊肉成为一个家庭富足的象征。当人们围着火塘而坐、闲话家常的时候，腊肉里的油脂渗出来，滴到火塘里，火舌兴奋地蹦动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顿时满屋飘香。

在城里工作之后，每年春节前后总会回家看看，首选家乡食品就是腊肉。父亲多是亲自下厨房，取一条腊肉，一半切成长方块，一半切薄片，长方块用豉豆置瓦煲炖，薄片下锅配冬笋、蒜苗炒。还未上桌，满屋飘着香喷喷的味道。尤其是腊肉炒冬笋，真是世间绝配。腊肉质油，咸猛刚烈，而竹笋吸油，正好可以解腊肉的油腻。炒出来的腊肉竹笋，色、香、味俱全，吃起来嚼头与嫩脆、咸与淡、荤与素，水乳交融，珠联璧合，别有一番滋味——多美的家乡菜啊！

有人说，岁月中的有些东西可能忘却，但有些会永远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老去。正如这腊肉，尽管日子长长短短，流年暗换，但只要我闻到腊肉香味，我就会想起往事。也许，腊肉的香味早已像血液一样，融入了我的身体，让我永难忘却，并在我心中芳香四溢。

映雪对高人

王太生

清人张潮《幽梦影》里有句话，颇可玩味：“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

下雪天，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四周寂寂，雪衬天光，映在格子门扉，或者夜晚一灯如豆，晕染在窗户纸上，外面雪下着，或已停，此时天地高远，总想着一个朋友裹一身雪花而来，在你对面坐下，促膝而谈。此为人生不可多得之妙境。

诗人白居易下雪天喜欢和人畅饮，除了那首著名的《问刘十九》，还写下过这样的句子，“一盏寒灯云外夜，数杯温酎雪中春”。白居易对雪夜饮酒情有独钟，一到下雪天就想着映雪对高人，呼朋引伴来喝酒。

雪花漫天，明人张岱也喜不自禁，他到湖心赏雪，闲情雅兴与常人不同。烟水苍苍，白雪茫茫，天光水色，一叶扁舟，有一人早已在亭中煮茶。

宋画中，漫天大雪，山路曲折，一亭翼然，有个人坐亭中，在等待他心灵上的朋友。收集梅花上的雪，煮水烹茶。梅上雪，有独特的香气，茶之禅意，融合在一起，可谓天上人间，妙妙绝伦。

映雪对高人，高人是什么？

高人是手足砥砺，趣味相投的朋友。有年岁末，我和写诗的陈老大围炉话，外面飘着小雪，我们两个像千年前就认识的人，我住城里，他住城外，顶风冒雪，给我送过年的米酒和蔬菜，我出城郭相迎，赠他书，留在城河边的小餐馆里喝酒聊天。

起风了，树上的黄叶一片一片落下来。那天傍晚，我打电话给陈老大，他在电话那头说：“在徽州呢，一个古村里，发现一棵几百年的乌桕树。伸展的枝桠，庇护村庄，古树炊烟人家，真是太美了！”隔着浩大天幕，恍若看到他背着架相机，深一脚浅一脚走着。他眯着眼抬头看那棵几丈高的大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黑黝黝的树干，他看了好久还是不愿离开，身后是时光漫漶的粉墙黛瓦。陈老大这人总是很忙，一会儿在古镇，一会儿在古村，总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情。有一次，

2020，留下来的是改变

古 鉴

回望2020，我思绪万千。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挑战人类的防疫技术、能力与智慧，同时给人类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甚至国际关系都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疫情来势凶猛，传播速度既快又广，防控疫情的最直接方法就是阻断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便是封国封城封街道封社区甚至封巷子封楼道，于是，飞机停飞，邮轮停运，公司停业，电影院关门，学校放假，酒店限人……于是，人们不得不选择改变，改变工作方式，改变学习方式，改变招商方式，改变聚会方式；于是，线上营销线上招商线上应聘线上开会线上研讨线上问诊线上上课甚至线上演出等等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就连国际会议、谈判、会谈也改成了线上的，联合国如此，世卫组织如此，欧盟组织也如此，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那些家有海外亲戚、家有两地分居的，也只能线上见面。更有热恋期间的青年男女，也选择线上恋爱了。

改变的远远不止这些。改变出行计划，改变生活习惯，改变交际方式。到外地旅游必须带上健康码；少串门、不串门是疫情下人际关系新要求，宅家成为自我

保护的最好选择；如果出门，测体温、扫健康码成为必须；人与人见面，不再握手，聚餐使用公筷公勺已成为守则。

口罩当属2020年最有故事的载体。出门戴口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配。乘公交车、轨道交通、飞机，到超市、菜场、大型商店……都要戴口罩。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两次因忘了戴口罩而尴尬的时候。现如今，你走出家门，口袋或随身包里，现金可以没有，口罩是不是必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古语到了2020年被赋予了新内涵。去医院看病要预约，到博物馆参观要预约，到风景点旅游要预约，看电影要预约，看演出要预约，打官司要预约，理发要预约，打车要预约，甚至清明、冬至扫墓也要预约……

改变的不仅这些，还有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原来以为那些发达国家，科技与实力强大，疫情防控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呢？他们惨不忍睹的现状让我们看到：放任的自由抵御不了疫情，冷漠的发达抵御不了疫情，“甩锅”的行为抵御不了疫情，唯我独尊的政治更是抵御不了疫情。

2020，翻过去的是日历，留下来的是改变，带给世界带给人类的，是反省和深思。

冬而不闲

杨丽琴

里焖煮熟透，待温度降到不烫手时，放入大麦芽，搅拌。山芋泥渗出水，放进用纱帐做成的过滤筛里，滤出山芋浆，放入铁锅里，大火慢慢熬制，直到熬成黏稠状。

这些也都是阶段性的活，有的紧着忙三天，有的一天忙个把小时也就做完了。那时，冬天还有“懒活”，就是天天忙，时时忙，手不停活，活不离手的。女人们是纳鞋底、做鞋，男人是搓草绳、捻线。

每年一到农闲，女人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做鞋，一个冬天，不但要做好全家过年穿的新鞋，还要贮备好下一年一整年的鞋。单鞋、棉鞋、男鞋、女鞋，大人的、孩子的、纳鞋底、配鞋帮、贴鞋面、滚鞋边，一针一线地忙碌。

男人们搓草绳、捻线是为了年后春耕生产做准备。搓草绳是将收割稻谷时特地留的干草用榔头捶软了，搓成绳子，粪箕、箩筐都用绳子织一层网加固。有的还自制

“土络”，即砍一些柳树条，用火慢慢弯成粪箕的圈，圈里织上网，挑塘泥，挑稻把都能派上用场。

捻线非常有趣，在我们孩子看来，就像玩游戏一样。其实，要有一定的手法和耐心。捻线的用具很简单，就是一根20厘米来长的木棍，中间有一个弯铁钉。捻线的用料是旧的不能再用的棉絮。捻线时，将棉絮捻成细线穿着弯铁钉上，一手掌心握棉絮，大拇指食指配合着轻轻捻线，另一手甩木棍，让它转圈。木棍快速地转，手上慢慢扯着棉絮，线一点一点地长。捻出线割成绳子，比店里卖的麻绳柔软耐用，可拴牛鼻、牛圈头、箩筐。我家隔壁二爷爷会捻，一到冬天，整天手里拿着木棍和旧棉絮，那个小木棍在面前转啊转，常常引得一堆孩子围着他看，他也不紧不慢地边捻线，边逗我们玩儿。

这些年，乡村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村里的农田种植了大棚蔬菜。走进大棚里，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正“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时代变迁下，搥糖果、做鞋、捻线这些手工作坊消失在时光里，但新一轮的冬忙正将家乡人引向幸福的小康……